

<<狼与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狼与狐>>

13位ISBN编号：9787500686200

10位ISBN编号：750068620X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郭雪波

页数：256

字数：208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狼与狐>>

内容概要

本书遵循郭雪波小说的一贯风张，写人与自然及充满野性的大漠故事。因作者尊崇蒙古族原始宗教——萨满教所崇尚的大自然崇拜，书中描写的景物与作者的生命就有了天然的契合。这使得该小说既粗犷、剽悍和神秘，又不失温情、细腻和浪漫。

<<狼与狐>>

作者简介

郭雪波，生于内蒙古科尔沁沙地的库伦旗。

中国作协会员。

北京市作协签约作家。

从小受喇嘛教、蒙古文化和汉文化熏陶，尊崇蒙古族原始宗教 萨满教所崇尚的大自然崇拜。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银狐》、《狐啸》，中短篇小说《沙狼》、《沙狐》等十余部。

《沙狐》和《沙漠传奇》

<<狼与狐>>

书籍目录

一、沙狐二、沙狼三、苍鹰四、沙葬五、天海子六、公狼七、母狼八、狼子

<<狼与狐>>

章节摘录

一、沙狐 一 闻名遐迩的科尔沁草原西南部，有一片茫茫无际的不毛之地，当地人称为莽古斯芒赫——意即恶魔的沙漠。

最早，这儿还是沃野千里、绿草如浪的富饶之乡。

隋唐期开始泛沙，但不严重，《清史稿》和《蒙古游牧记》上还记载，这里“水草丰美，猎物极盛”，曾作为清皇太祖努尔哈赤的狩猎场。

后来，大概人们觉得在这样广袤富饶的土地上不耕种庄稼，实在不合算吧，于是人们开始翻耕起草原。

由此，人们为自己种下了祸根。

草地下层的沙土被翻到表层来了，终于见到天日的沙土，开始松动、活跃、奔逐，招来了风。

沙借风力，风助沙势，从西边蒙古大沙漠又渐渐推移过来，这里便成了沙的温床、风的摇篮，经几百年的侵吞、变迁，这里的四千万亩良田沃土就变成了今日的这种黄沙滚滚，一片死寂的荒凉世界。

莽古斯沙漠往西的纵深地区，是寸草不长的死漠，靠近东侧的凸凹连绵的坨包区，还长有些稀疏的沙蓬、苦艾、白蒿子等沙漠植物。

坨包区星星点点散居着为数不多的自然屯落，在风沙的吞噬中仍然以翻沙坨广种薄收为生计。

五十年代末的红火岁月，忽喇喇开进了一批劳动大军，大旗上写着：向沙漠要粮！

他们深翻沙坨，挖地三尺。

这对植被退化的沙坨是毁灭性的。

没几天，一场空前的沙暴掩埋了他们的帐篷，他们仓惶而逃。

但这也并没有使人们的盲目而狂热的血有所冷却。

后来，坨子里的自然屯落都撤到东边四十里外的绿沙镇建了一所治沙林场。

当时需要一个人留在沙坨里，看管那些幸存的沙柳条子、山榆丛、锦鸡儿。

可谁愿意留在这里呢？

一群低着头的农民——新建林场职工后边，传出一个喑哑的慢吞吞的嗓音：“让我留下吧。

” 当时那位大胡子主任眼睛一亮：是啊，谁还比这个人更合适？

刚从内地遣散到这儿来的“流放犯”，没有老婆，没有孩子，一双筷子连他一起三条光棍，有啥牵挂？

主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娘的，好样的！

老子先给你摘帽子了，你就是这莽古斯沙漠的主人，土地佬！

” 这个“土地佬”，一当就是二十年。

也许前半生太奔波，这儿的安宁吸引了他吧，他居然很喜欢这里。

他常常面对那茫茫黄沙低语：“你真是一头妖怪呵！

谁把你从瓶子里放出来的？

这回可咋收回去？

这是上天的惩罚哟！

”他天天这样唠唠叨叨，同时在住屋附近的沙洼地里插柳条、种沙打旺，坨坡上撒骆驼草籽、沙蒿粒，干起治沙封沙的勾当。

大胡子有时来光顾，劝他：“算了，别折腾了，这片坨子没救了，早晚你也得撤走！

”他听后心里嘀咕：撤走，撤到哪儿去？

撤出地球？

他依旧我行我素。

人们不太知道他的真姓大名，都管他叫老沙头，大概是由于他长期生活在沙坨里才这样称呼的吧。

后来有人传出，早年他就出生在这片坨子里的某村，小时候一个风沙夜，土匪洗劫了他家，父母被点了天灯，流沙掩埋了房屋土地，他为报仇当了土匪，入了“黑河流子”（解放前后流窜于关里关外的土匪）并为此蹲的大牢等等。

不过大伙儿不大相信，这么一个三脚踢不出个屁的老实人还当土匪？

<<狼与狐>>

反正大伙儿不大关心他的过去，只知道他现在是个挺能干挺厚道的老实人。

有一年，大胡子主任从场部领来了一个被丈夫和婆婆判定为“不生育”后离弃掉的女人，对老沙头说：“交给你了，一起凑合着过吧。

”这个“不生育”的女人给他生了一个女儿，生二胎的时候死掉了。

他给女儿取名沙柳。

从此，在这片柔软光洁的沙漠上，多了一行娇嫩的小脚印，就如幼狮跟着母狮蹒跚走过的足迹。

“爸爸，你看，那边跑的是啥？”

”小沙柳一上坨子什么都问。

“一只跳兔。

生活在沙坨上的小动物。

” “爸，逮住它，我要玩！”

” “孩子，不能逮它。

咱们这儿，一棵小草，一只小虫子都要放生。

” “放生？”

为啥？”

” “因为咱们这儿活着的东西太少了。

孩子，在这里，不管啥生命互相都是个依靠。

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 她真的长大了。

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出落得黑红健壮，体态匀称，就像沙坨子里的一棵漂亮的沙柳。

近两年，这里兴起了承包和落实责任制的热风。

老沙头和女儿向场部申请，把这片被场部准备放弃的沙坨子承包下来了。

“老沙头，兔子不拉屎的沙坨子，你想卖沙子呵？”

”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老汉靠沙子，当然要吃沙！”

” “吃沙子？”

哈哈……” 二 沙坨子里静悄悄的，出现了那种被称为黄色宁静的稀有天气。

空气纹丝不动，好像所有的风都吹尽了，终止了。

沙漠在宁静中歇息，像熟睡的巨兽。

太阳在东南沙漠边上悬挂着，被一层白色的烟尘遮挡住，像一个焦糊的玉米面圆饼，显得黄而暗淡。

老沙头眯缝着老沙眼，望了望东南那轮奇特而异样的太阳，摇了摇头，继续低头寻视起那一行足印。

一丛灰白色的苦艾旁，沙地上留有一行清晰的野兽走过的痕迹。

他又咳嗽起来，脸憋得通红，一口痰粘在嗓眼半天咳不出来。

他大口大口喘着气。

“刚走过去，老伙计，你刚走过去……”他兴奋了，把手里提着的几只野鼠晃动起来。

“爸爸！”

”女儿喊他。

她在旁边的一片人工种植的沙打旺草地里锄草。

“哦哦，这堆屎又稀又青，可怜的家伙，看来好多天没吃着野鼠了……”老头儿没听见女儿的叫声，兀自低语着，把那几只野鼠——拴在这条野兽出没的小径上。

“爸，瞧你，又是那只老沙狐迷住你的神了。”

”沙柳撅着嘴，向他走过来，“爸，我们又半年多没看见人了，我都忘了人是啥模样，真的，咱们去一趟场部吧。”

” “人？”

” “你？”

” “你？”

不，爸爸，你我还能代表人吗？”

<<狼与狐>>

现在，外边的人憋不住都长了翅膀多了一个脑袋！

“沙柳的眼睛无限向往地向东方遥望着，轻轻叹了口气，“真憋得慌呵，这沙窝子里透不过气来，我真想去一趟场部，站在那家小电影院门口，看看那些涌出的人，再看一场电影过过瘾……”

“唉。傻丫头。

”老沙头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大概他觉得无法解决女儿的苦恼，又低下头去，忙活自己的事。

“乖乖，闻到味你就会来的。

唔，算起来四五个月没见到你了，老伙计，你那一窝崽子下了没有？

怪惦记的……”老沙头拴完了野鼠，又眯缝起眼睛长久地注视着那一行足印。

那年闹野鼠真邪乎哟。

坨子上到处是鼠洞，成群的野鼠在你脚边乱窜，坨子上的好不容易培植起来的植物，都被这些可恶的泛滥的精灵啃了根，一片片地枯黄，死掉。

真是个灾难。

野鼠成了沙漠的帮凶。

老沙头气得七窍生烟，下夹子，掘鼠洞，从场部弄来耗子药放，结果老鼠没见死，倒毒死了自己养的几只鸡。

后来，不知怎么搞的，野鼠突然减少了，消失了。

他纳闷，有一天扛着砂枪在坨子里转游，在纷乱的鼠迹中发现了一行兽类的脚印。

他码着这行脚印寻过去，很快在一丛沙蓬下发现了一只毛色火红火红的野兽。

这是一只小沙狐，瘸着一条腿。

看来它是在外边被什么大野兽咬伤后躲进这荒无人烟的沙坨子里养伤的。

小沙狐冲他狺狺地吠叫起来。

他下意识地端起了枪，旋即又放下了。

一个新的发现使他的心猛跳了一下。

那只小沙狐的嘴里叼着一只野鼠！

它的窝边还残留着好多野鼠的腿脚尾巴等物。

他明白，随即悄悄收起枪退走了。

他暗暗高兴沙坨里来了这样一位客人——比自己能对付野鼠的专家，沙漠植物的卫士。

后来听县林业局一位技术员说一只狐狸一年能逮三千只野鼠时，他更敬重起这过去自己一直没有好感的兽类来。

他在沙柳丛里为这只受伤的小狐狸搭了一个草窝。

从此小沙狐长住下来了，伤好后有时走出去几个月半年，最终还是跑回来。

不知是因为畏惧外边世界的两条腿的猎手，还是回避四条腿的野兽，它把沙坨子当成安乐窝和休息的后方，跟他一样喜欢和迷恋沙坨子。

他和它之间有了一种默契，谁也不伤害谁，在这荒漠深处一起生活，相安无事，在漫长的孤寂中成了互相的慰藉。

现在，这只沙狐跟他一样老了。

最近它又怀了一窝崽子，不知躲进沙坨里哪处秘密洞穴去了。

他不能去寻访，下崽的母兽最护崽，他只能逮些野鼠扔在它常走的小径上。

老头儿叹了一口气，又咳嗽起来。

白天酷热、夜晚又寒冷的沙漠气候，毁了他的支气管和肺子，患了严重的哮喘病，腰腿也日益不中用了。

“爸爸，你那只沙狐要是能变人就好了。

”沙柳几分悒郁地望着迷蒙的沙坨深处，“传说狐狸不是能变美女的吗？

爸，狐狸有没有变小伙子的？

”老沙头无言地看了一眼女儿。

<<狼与狐>>

他脸上的几层干硬的皱褶似乎加深了。

他突然感到女儿大了，这里拴不住她年轻的心了，他想找机会要求大胡子主任把她调到场部去。

他一直害怕这一天的到来，心头一阵凄然。

本来他心里清楚，能陪伴他终生的只有沙漠这头妖魔，还有这只老沙狐。

自从命运把他抛到这里，他就发现自己跟这头妖魔有着打不散的缘分。

他一直有某种预感，自己终生坎坷，父母惨死，家破人亡……都跟这头妖魔有关，都是它在暗中作祟。

自己关里关外闯荡半生，最终又落到这里，也是这头妖魔招来的。

他倒没有畏惧感，有的只是一股冰冷的仇恨。

他又抬头瞧起那轮异样的太阳。

围在太阳下层的那团白色烟尘，正在变得浓稠，似乎在缓慢而沉重地移动。

老沙头捶捶腰，嘴里又嘀咕起来：“你这头妖魔呵，谁把你从瓶子里放出来的？”

“哦哦你又要发作了……” “喂——！”

老沙头——！

突然，从东边不远的他们家门口传来呼喊。

那里出现了两个骑马的人，其中一个摘下帽子向他们挥动着。

“啊？”

来人了？

爸，咱们家来客人了！

“女儿惊喜地叫起来。

“哦哦，来人了，谁呢？”

“老沙头揉着眼睛费力地辨认着，“大胡子？”

旁边是谁？”

”

<<狼与狐>>

媒体关注与评论

需要郭雪波和他的说，越是现代化越是需要郭雪波，需要他把我们带进另一个世界里，更纯朴，更粗犷，更困惑，更浪漫，更有想象力，也更温柔。

——王蒙

<<狼与狐>>

编辑推荐

《狼与狐》是郭雪波继《狼孩》、《银狐》之后又一最新力作。

读过了《狼图腾》、《藏獒》，应再看看《狼与狐》。

《狼与狐》从全新的视角关注动物与人的关系思考人的生存状态，《狼与狐》作者曾获中国台湾《联合报》第18届联合文学奖首奖。

莽莽大漠中，看狼与狐如何与人共生共存；原始自然里，动物与人之间如何理解沟通！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